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枯榮之間

明代卷

劉新風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 主 編：柴劍虹
□ 叢書策劃：鍾潔雄
□ 責任編輯：盧建業
□ 美術構成：Media

枯榮之間——明代卷

□

著者

劉新風

□

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紹興路5號

□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 B1

□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

開本

850×1168 1/32

□

國際書號：ISBN 7-5426-0642-5/G·112

□

定價

全套十二冊共二八八元

□

本書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只限在中國大陸地區發行。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

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

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

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

「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

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敘、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爲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爲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



目錄

漫話明朝	一
從遊方和尚到開國帝王	六
賢臣李善長	一二
徐達之死	一七
劉基與宋濂	二三
胡惟庸其人	二七
建文帝與明成祖	三二
方孝孺的氣節	三八
鄭和的使命	四三
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	四九

景帝與于謙	五四
昏君明武宗	五九
相持三年的「大禮議」	六五
嚴嵩誤國	七〇
戚繼光抗倭	七六
青天海瑞	八一
張居正的千秋功罪	八五
楊漣與言官	九一
黨派蜂起	九五
三案始末	一〇一
揚州十日	一〇七
東西廠與錦衣衛	一一三
《大明律》	一二九
明代科舉	一二五
八股取仕與學校教育	一三〇
封王與削藩	一三五



文字獄與「瓜蔓抄」——一四一

兵器種種——一四六

鹽販・茶商・酒肆——一五一

理學大師王守仁——一五六

李贄的「異端」——一六二

遺民心態——一六九

江南名妓的節操——一七五

尚道之風——一八二

湯顯祖與沈璟——一八八

前後七子縱橫談——一九五

雜話唐伯虎——二〇〇

狂士徐文長——二〇六

明宮格局與建築——二二二

祭壇規模——二二九

陵寢與殉葬——二二五

長城・市鎮・家園——二三二

藏書與刻本

二三九

科學之光

二四五



漫話明朝

明朝，是中國古代最後一個漢族統治的專制王朝，皇室姓朱。

就在來自大漠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騎着驃悍的駿馬在歐亞大陸上往來馳騁、所向披靡的一百多年之後，一位曾在淮河一帶托鉢乞食的

瘦弱青年竟在十幾年的征殺聲裏，從蒙古族人手中奪取了華夏古國的錦繡山河，建立了大明王朝。這近乎神話，卻是事實。

按照當事人的想法，這明朝的「明」，首先來自人們所信奉五百餘年來的明教，藉以標示明王已經出世的意思。而古禮中對日月之「明」的祭祀，又一直都是每個朝廷的正祀，因此，「明」對於統治者來說，其尊貴榮崇，無以復加。何況，新朝崛起於南方，元虜棲息於北土，按照陰陽五行的觀念，南爲火，屬陽，北爲水，屬陰，以南方之陽明尅制北方之陰暗，似乎合乎天道；而把皇姓與朝代稱號聯在一起，又恰巧與《漢書·禮樂志》中「朱明盛

長，數與萬物」的鄒子樂讚詞相吻合。朱明爲夏，這是一個適合萬物生長的季節……

明初統治者的用心，可謂良苦。

然而，個人的願望未必能夠左右歷史的發展。明朝延續二百七十六年，共歷十六帝、十七朝，當皇帝的玉璽由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的十一世孫、沉迷木工匠作的天啓皇帝朱由校，傳給他十九歲的瘦弱的弟弟朱由檢的時候，明朝的氣運，早已經像一葉風雨飄搖的小舟，没有一刻不面臨着傾覆的危險，實在無可藥救了。朱元璋曾經作過的、有如秦始皇那樣把江山社稷千秋萬代傳之永遠的瑰麗斑斕的夢，較之他幾十年的慘淡經營來說，破滅得的確有些過早。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無法想像的，恐怕是他的後代究竟昏庸無能到什麼地步。

乾坤輾轉，日月更替。無論是叔侄相拚，或子繼父業，或弟兄禪讓，總有人即位南面，總有人俯首稱臣。明朝皇位的遞嬗，雖然偶爾也殺機

四伏，瀰漫着血腥，攪雜着仇恨，難免有人死於非命，葬身火海（建文帝），或者命喪紅丸（光宗），但是，大多還能平安無事。明朝不乏幼帝，英宗朱祈鎮登基時，年僅九歲，神宗朱翊鈞十歲稱尊，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是十五歲，



熹宗朱由校是十六歲，憲宗朱見深、孝宗朱祐樞是十八歲，毅宗朱由檢是十九歲……以年之幼而承襲大統，為奸宦佞臣弄權擅政提供了時機與方便，於是，正統朝有王振，成化朝有汪直，正德朝有劉瑾，嘉靖朝有嚴嵩，萬曆朝有鄭妃亂政，天啓朝有魏闖專權，實在是禍患連綿，不絕如縷；而少君接二連三地不斷出現，則不但使皇權旁落達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程度，而且也使明朝國力虧空，一蹶不振。尤其是成祖身後，十三個皇帝，數來數去，也還是賢少愚多，各有各的昏法。

仁、宣二帝，不能說渾噩，但卻不能不說無能，因此，才略決定他們至多只能是守成之主。

英宗毫無主見，目光短淺；景帝心胸狹窄，有失坦蕩；憲宗純粹是昏，耽於享樂，雖然不致暴戾乖張，但卻受制於後宮和權宦，在位二十三年，

一事無成。他的兒子孝宗可以算是一個有為之君，親賢臣，遠小人，主事沉穩，勵精圖治，雖然國勢積重難返，中興無望，但畢竟是為渾濁不堪的明代政局帶來一絲生氣。遺憾的是天不假年，他在三十六歲時便不壽而終，而繼之臨朝的則是他那自小便愛舞槍弄棒的糊塗兒子武宗。武宗當得起是十足的荒淫無道，他覺得做皇帝不過癮，於是又改名朱壽，拜自己做了「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他能夠不以損失幾百名官兵爲恥，反以殺死十六個元兵爲榮。好在他比他的父親更短命，死的時候，只有三十一歲。

武宗無子，所以皇位傳給了堂弟世宗。世宗是一個道教徒，他本來便無心於國事，更不關懷黎民百姓，尤其是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宮婢楊金英等人準備將他勒死未遂之後，追求長生不死成了他的唯一興趣。他從此遷居西內，既不見任何妃嬪宮女，又不見嚴嵩以外的任何朝臣。實際上，他當了四十五年的「影子」皇帝。

他的兒子穆宗並不自甘墮落，享祚六年，治河、賑災、抗倭，雖則疲於奔命，但畢竟是作了些於國於民都算有利的實事；正史上則喟嘆他「寬恕有餘，剛明不足」。此後，便是神宗的聲音犬馬，疏於朝政；便是光宗的命喪頃刻；便是熹宗在叮叮噹噹的木匠活計中把權力盡付於「司禮秉筆太監」魏忠賢；便是毅宗朱由檢在皇太極和李自成的交逼之下，焦頭爛額，氣急敗壞，最後不得不在大順軍的喊殺聲裏上吊於煤山。

大明朝終於滅亡了。

明朝的皇室，遠不是强悍繁盛的宗支，因此，不足以在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挽狂瀾於即倒。它孱弱、昏憤，江河日下，奄奄一息，但是，即便如



此，在明朝二百多年的歷史上，爲什麼竟沒有產生一個王莽、桓玄、武則天？爲什麼它竟可以在與之相始終的風起雲湧的社會動盪之中，勉力維持了那樣長的時間？爲什麼……

也許它所擁有的開國帝王朱元璋爲他的子孫們想得太周到了。

也許它擁有的股肱之臣，如李善長、劉基、于謙、李賢、徐階、張居正；如徐達、戚繼光、熊廷弼、袁崇煥；如解縉、楊廷和、雒于仁、海瑞、楊漣等等，太得力了。

也許，歷史需要在這裏沉思！

從遊方和尚到開國帝王

與中國歷史上的所有開國帝王相比，朱元璋都顯得毫不遜色。

他兼有元世祖忽必烈的韜略，宋太祖趙匡胤的勇武，隋文帝楊堅的膽識，漢高祖劉邦的狡獪；同時，他又沒有秦始皇嬴政的暴戾，沒有晉武帝司馬炎的驕縱，沒有唐高祖李淵的愛好酒色，昏庸無能。朱元璋的確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偉略。

然而，這位指點江山、定鼎中原，將無數個聞風而起角逐天下的英雄丈夫和無數滿腹經綸運籌帷幄的賢士才子玩於股掌的長臉漢子，居然就是幾十年前面黃肌瘦、寄人籬下的遊方和尚，這不但是他家鄉父老難以置信的事，而且無疑也是曾經忍飢耐寒的朱元璋本人連想也不敢想的。實際上，那時候的他，最關心的可能莫過於餬口和保命。

現在已經難以知曉朱元璋童年時代的生活情景究竟怎樣。《明史》「太祖本

